

双头鹰文库

俄罗斯思想家智慧随笔

洛扎诺夫 著

灵魂的手书



山东友谊出版社

洛扎诺夫 著 方 珊 何 卉 王利刚 选编



文库

俄罗斯思想家
灵魂的手书——洛扎诺夫著

智慧随笔

山 东 友 谊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的手书 / 洛扎诺夫著 方珊 何卉
王利刚选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5
(双头鹰文库: 俄罗斯思想家智慧随笔)
ISBN 7-80642-921-2

I. 灵... II. ①洛... ②方... ③何... ④王...
III. 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7319 号

双头鹰文库: 俄罗斯思想家智慧随笔
灵魂的手书

洛扎诺夫 著 方珊 何卉 王利刚 选编

出 版: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755 82098756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发 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0mm × 220mm
印 张: 15.7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7-80642-921-2
定 价: 25.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双头鹰文库

总序

方 珊

俄罗斯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绚丽的明珠，尽管它历经磨难，仍不失其灿烂耀眼的光辉。

俄罗斯文化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生活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古斯拉夫人。公元6世纪—7世纪时，斯拉夫人信仰的还是多神教，从事农耕生产。原始公社解体后，开始了封建化的历程。9世纪—10世纪，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成为斯拉夫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斯拉夫文化进入基督教文化圈。1054年，东西基督教会分裂，使基督教文明分为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两大形态。俄罗斯人则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基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属于东正教文化圈，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这从基辅罗斯时期的语言、宗教与文艺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古代罗斯所建的索菲亚教堂鲜明体现了其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联系。

拜占庭文化尽管其宗教信仰是基督教，但它仍保留着希腊式文化，使用的是古罗马法，并按罗马帝国模式来治理国家，这样，拜占庭文化特点不仅由其处于亚欧交界的地理位置所左右，而且也由其联结西方的拉丁基督教与东方的伊斯兰教的桥梁所决定。这些文化特点也深深地烙印在俄罗斯文化之中。

13世纪，蒙古人入侵俄罗斯，俄罗斯人进行了顽强斗争，并于1480年摆脱了

鞑靼蒙古的统治，建立起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国家。随后经反复无常的伊凡强行建立的沙皇独裁政府，于罗曼诺夫王朝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一方面巩固着专制国家体制，使农民沦为农奴，一方面也在学习西欧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始了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转型。叶卡捷琳娜女皇也是如法炮制，一方面尊重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推行一些政策改革，但同时却扩大农奴制，并通过“贵族宪章”使贵族拥有对农奴的永久权利，以至于在欧洲曾作为资产阶级兴起的思想武器的启蒙运动，在俄国却被用来作为完成早已开始的君主集权制的工具。1861年，俄国总算颁布了解放农奴法令，但农奴的解放并未使俄国农民成为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公民，却仍受到村社、家庭的束缚，没有个人自由。俄罗斯帝国就这样一直在缓步推行西方化与维护专制统治之间游弋，俄罗斯思想界也一直处在西化派与斯拉夫派既相冲突又相联系的张力场中。19世纪的俄国已从普鲁士边界延伸至太平洋，成为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辽阔广袤的疆土却并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秩序，这使俄罗斯既不满于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又无力为自己谋求更强的霸权。俄罗斯素有肩负某种伟大神圣使命的宗教理念：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已深深渗透在俄罗斯人的文化精神中，成为俄罗斯民族之魂。有道是，英美人喜谈体育运动，法国人喜谈女人，俄国人则爱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因而俄国人有了“上帝使者”、“上帝追求者”之感。俄国人特有的虔敬感、同情感、羞涩感带有强烈的宗教气息，他们注重敬拜甚于讲道，对上帝和神性真理怀有热切的思慕，对不幸与受苦者怀有深深的同情与宽恕，对不公正的待遇逆来顺受，以及对神圣象征和神秘主义怀着忠诚。东西方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俄罗斯灵魂深处的悖论，以至于用理性难以悟解。正如丘特切夫的诗所写到的：

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悟解，

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

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

惟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

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抵抗主义、虚无主义、神性信仰等思想体系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的多棱镜，为我们窥见俄罗斯灵魂提供了窗口。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灵魂的代表。他们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持续碰撞中，不断地以西方思想审视俄罗斯生活，又以俄罗斯的情感审视着西方生活，由

此带来了一系列反省与批判，促使俄罗斯文化逐步融合着东西方文化。亦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应该意识到自己也是西方，是东西方的综合，是两个世界的联结点，而非分界线。”这鲜明地表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中。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纷繁复杂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之艰难。这在20世纪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强烈，更使中国人悟解俄罗斯文化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我们将尽力勉励自己，鞭策自己为实现此目的而努力，读者亦须警醒自己：除了理解还需悟解。在此，任何走捷径与省力的打算，都会导致误解与片面。

翻译是一种跨语种、跨民族、跨文化的沟通，它为中国与外国文化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以便消除相互之间由于语言不通产生的隔膜、偏见与误解，使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得以交流与传播。它同时亦是一种对话，它将使各民族、各个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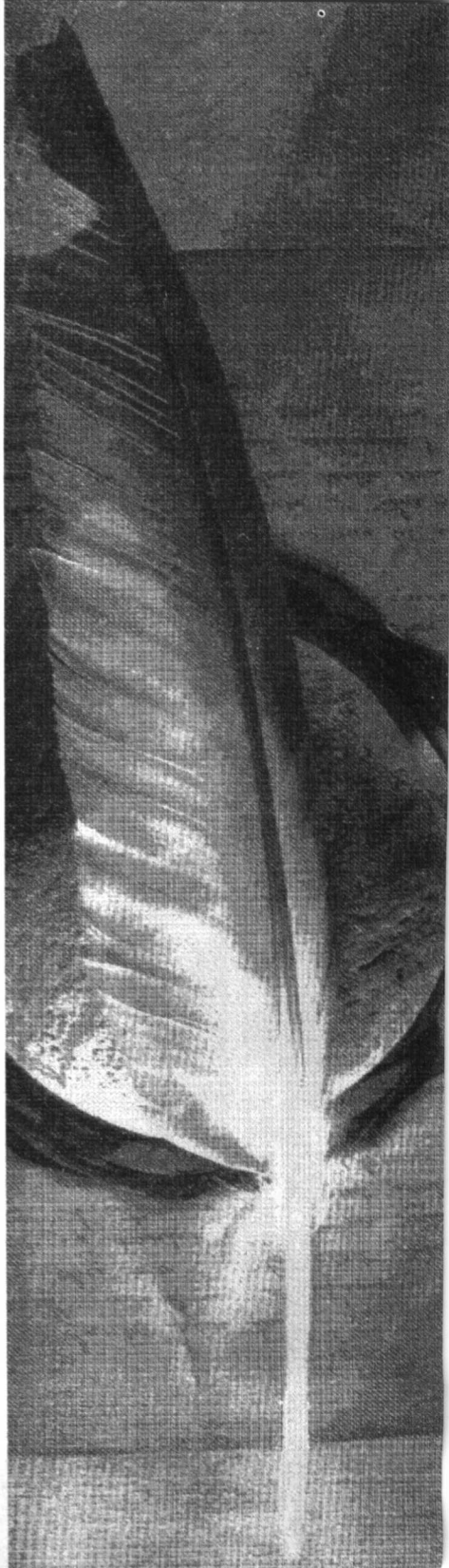
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不过由于当时的各种原因，中国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仍有缺失。近年来，随着俄罗斯改革的深化与中国的开放，国内已陆续出版了俄罗斯文化丛书（如白银时期），对中国读者了解甚少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与流放西方的思想家做了介绍，这无疑有助于国人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

“双头鹰文库”愿继前辈学者汉译俄罗斯文化学典之大业，并与同辈学者共铸文化交流之辉煌，推进国人对俄罗斯文化的全面了解。本文库定名为“双头鹰文库”，旨在让中国读者走近俄罗斯，走近俄罗斯之魂。双头鹰是俄国的国徽，也是俄罗斯文化之象征：它的一头偏向西方，另一头却朝向东方；一双眼睛盯着西方，另一双眼睛却凝视着东方。这恰好是俄罗斯及俄罗斯文化所处境遇的绝妙写照，也是俄罗斯文化历史发展的形象表现。

值此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正走向世界，世界亦在走入中国。本文库愿与学术界同仁共同完成这一伟业，欢迎学术界同仁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批评指正。文库愿益于中国21世纪新文化之建构，愿益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健全发展，愿益于中俄及中外文化之交流，愿益于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对话。但愿学术界同仁与广大读者关心、爱护本文库，使其与新世纪携手共进。

殷殷期盼焉，是为序。

列车上的随笔/1
“写作”是一种“享受”/10
写在深夜/12
鉴定古币时/17
关于死亡/20
俄罗斯的名人们/25
论文学/41
性、爱、婚姻/57
身体之外与之内/73
书刊,文化/77
犹太人/80
我的文字我的书/83
多神教还是基督教/95
祷告与怜悯/102
忧愁就是无穷/111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35
祖父/136
日复一日/137
太阳/138
圣子/139





太阳/140

不完全是坏事/142

危险的范畴/144

基督之火/149

世界的秘密/150

沙漠中的诱惑/152

太阳/153

RELIGIO/154

“圣子”与“圣父”/156

论世界的情欲/158

每个活生生的个性都是绝对的/167

为了一切去宽恕/179

为了救赎/191

魔鬼的诱惑/199

救赎的秘密/207

拯救/211

人的本性/219

良心如此沉重/237

列车上的随笔



我想不想让我的学说广为传播？

不。

那会让人不得安宁，而我是如此喜爱平静……还有落日的余晖，还有寂静的晚钟。

我特别讨厌那些我自己没有的缺点。但当我在别人身上碰到我自己的缺点时，我一点儿也不讨厌。我永远不会责怪他们。

这就是一切判断的界限，亦即这判断是权威的，还是非权威的，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我们人人都有尾巴，但翘向不同的方向。

我的文章里崇高的东西并非来源于我。我只会像女人那样，对之细心揣摩并加以提炼。一切都属于一个远比我好的人。

我的心智只是表现在我始终能把别人看得高于我自己，将其置于我之上。这样做让人感到轻松，甚至幸福。感谢上帝，我身上没有半点儿嫉妒心，正如我一直讨厌“竞争”。不需要，不相干。

家庭是一种最富贵族色彩的生活方式……是的！尽管有不幸，有错误，有意外（须知教会史上也有“意外”），但它仍不失为一种惟一具有贵族色彩的生活方式。

（卢加—彼得堡列车上）

不知为什么，每每想到人们将赞扬作为死者而且是个作家的我时，我总感到诚惶诚恐。或许，这赞扬不无根据；但要知道，“令人伤心的材料”是进不了评语的。如果我名不副实，“在那个世界”我将无地自容。

如果有人会爱死后的我，那就让他保持沉默吧。

(卢加—彼得堡列车上)

老年，就其发展的阶段性而言，是对依附性的摆脱。死亡则是最后的凄凉。

到了老年，最折磨人的是不正确的生活：不是说“享受太少”（根本没这想法），而是说该做的事还没有做完。

我的“义务”思想至少是到老年才开始有的。从前我始终是凭“动机”活着，即凭“兴趣”，凭“胃口”，凭“愿意”和“喜欢”。我甚至无法想像我这样的“无法无天者”。作为“义务”的法制观念在我头脑里从未有过。“只是在字典里读到过这个‘义’字打头的词”，却不知道这是什么，而且也从不感兴趣。“义务是残忍的人杜撰的，目的是要压迫弱者，只有傻瓜才会对它唯命是从”，大致如此。

不过，我一直有种恻隐之心。但这也是我的“胃口”；还有感激之情，就像我的“兴趣”。我是如何假话连篇的，简直让人吃惊。撒谎从未令我难堪。这是出于一个奇怪的动机：“我到底想什么跟你们何干？”“我有什么义务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的极为严重的主观性（主观倾向）使我的一生好像是在扯不掉、撕不烂的帷幔后面度过的。“没谁敢碰一下这张帷幔。”我在那儿生活，我跟自己在一起，我是真实的……而我在“帷幔这边”说了什么，我觉得，跟任何人都不相干。“我应该说些有用的话。“你们的批评只关心我的话是否有用，而且就连这也是

有条件的：如果有害，就别往心里去。”我三十五岁时的格言是：“我写东西不用印花纸”（亦即随时可以撕掉）。

但是，如果说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甚至认为一直是这样）写得还算真诚的话，那么，这并不是出自对真实的热爱——对我来说，它非但不存在，而且不能想像——而是出于粗心大意。粗心大意是我性情中不好的一面。撒谎——既要“胡说八道”，又要“天衣无缝”——比“有什么说什么”难得多。我“有什么”总是摆在纸上：这便构成了我的全部真实性。它是天然的，却不是道义的。

“我就是这样成长的：你们如果不喜欢，就别看。”

所以我常认为（也许本来就是这样的），我是最真实最真诚的作家，尽管这里不含一丁点儿的道义。

“上帝造就我如此。”

从青年，甚至少年时代起，我就一直致力于将生活、命运、思想，最主要的，是将作品同上帝的“愿望”结合在一起。我的粗心大意大概由此而产生。我粗心大意是因为有个内在的声音，有个不可战胜的信念对我说：我所说的一切乃是上帝的旨意。这信念，这信仰并非始终那么强烈，但有时的确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仿佛全身融化了，灵魂融化了，思想完全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形态，“舌头自己开口讲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每一次我手里都有笔的，于是我便把心中所有一吐为快……但我感觉得到，我的话具有如此强大的震撼力，以至于墙壁都会倒塌，各种机关、各种法律、别人的“信念”等等，全都土崩瓦解……此时此刻我感到，我在讲一个绝对真理，没有半点儿偏差，一如它在世界之中，上帝之中，“真理本身之中”。可惜，这大部分都没能记录下来（一时找不到纸笔）。

犯罪感（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从未有过，但总有一种无尽无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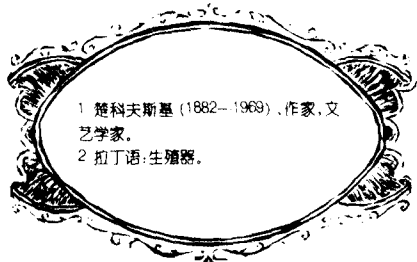
软弱感。

从七八岁开始我就变得软弱……这是意志——控制自我、控制自己的行为、“活动”和选择“职位”的意志的奇怪丧失。比如，我考入一个系是因为我哥哥读过这个系，跟哥哥并无智性上的联系，甚至没有任何联系。我总是走进“开着的门”，而且“哪扇门开着”我无所谓。我生平从未做过选择，从未有过这个意义上的犹豫不决。这是一种奇怪的软弱和冷漠。我始终在想“上帝与我同在”。但“随便进哪扇门”不是出于“希望上帝不要抛弃我”，而是出于对“与我同在”的上帝的惟一兴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进哪扇门的不感兴趣。我走进门，在门那边，我的感觉要么是可怜，要么是感激……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我还是认为我是一个好人：上帝会因此而原谅我的许多过失。

不管怎么说，楚科夫斯基¹是个很好的作家。但这“好”是指他的作品，却不是指他本人。问题在于，他很有益，但不是一个有魅力的作家；而对文学来说，这是一切。

但他不是一个坏人，正如我极力展示的那样（列宾为他作的肖像画）。

（彼得堡—基辅列车上）



人站在两只锚上：父母，他们的“家”，他的婴儿时代，这是一只锚；“初恋”，十三到十四岁，是个转折，是另一只锚伸出的预兆……结局和圆满；“离岸”码头和“靠岸”码头。最后的停泊是坟墓；好在把人引向坟墓的是爱。但爱……这又意味着“生儿育女”并成为孩子们的“离岸”码头。

从这样的生活结构不难看出，genitalia²在我们身上比大脑更重要。“大脑”是船长，统治者。但对“航海”来说，显然，重要的不是船长，

可以更换和雇佣的人，而是永恒的“离岸”或“靠岸”。东印度公司无论如何不是为满足船长而存在的，伏尔加河船运公司和粮食贸易也不是为他们而存在。

也就是说，“脸蛋漂亮”对女士而言，确实比“聪明才智”更重要。的确如此。她们也有同感。但只有她们。而学校呢？整个教育组织呢？——“背诵二次方程式”和“南美洲河流”。“还有拉普拉塔河的支流，别忘了”。但再明白不过甚至再好不过的是，她们什么也记不住。

(卢加—彼得堡列车上)

没有任何实现自我的兴趣，缺乏任何外在的“动力”，缺少“生存意志”。我是最不要求实现自我的人。

几封高尔基今年的精彩来信。他是个出色的人。但如果所有其他的“左派”也这么看，这么认为，那么，首先，与我们的视野背道而驰，他们的视野有多么狭窄啊。难道这是真的，说什么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差别就是视野的窄与宽的差别，“近视”与“远视”的差别？果真如此，那不就等于说，胜利者将是我们吗？然而，希望渺茫。



高尔基命中注定属于荣誉，属于上层。其实就本性而言，他是个战士。既然“全都给打倒了”，他跟谁斗呢？不是跟格林穆特¹吧？不是跟卡特科夫²吧？想必也不是跟高尔基未必知道其生平的梅谢尔斯基公爵³吧。

于是只好“鸟尽弓藏”。

战士不是在战场上死去。我对他指出这一点，可奇怪的是，他丝毫未懂我的意思。

我生平遇到过三个人比我聪明，或曰比我有天赋，有独创性，别具一格：施佩尔克，勒齐和弗罗伦斯基¹。第一位过早地夭折了（二十六岁），尚无什么作为；第二位是个“滕捷特尼科夫”，只知在太阳下晒肚皮。“拉小提琴的伊万·伊万内奇”，这是他给自己下的定义（别人的一篇文章里说的）。他们的出色之处在于，在他们的头脑中，或确切地说，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形而上学（出生前）的经验中，他们从不知道什么是错误；他们的观点可以盲目接受，不必检验，不必思考。他们的

言论、思想、观点，是最简明扼要的，常能照亮整个世界。他们几乎都是斯拉夫派；但实际上却不是，而是孤独者，“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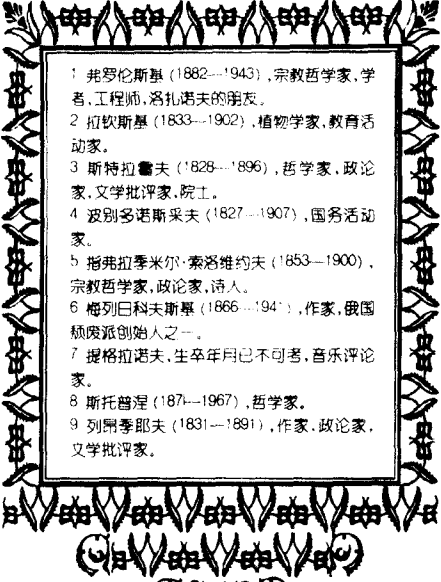
我见过的其他名人：拉钦斯基²、斯特拉霍夫³、托尔斯泰、波别多诺斯采夫⁴、索洛维约夫⁵、梅列日科夫斯基⁶——并不比我高明……

我感到在提格拉诺夫⁷身上（他写有一本论瓦格纳的小册子）有一种很强有力的和独立性的东西。不过我们只见过一次面，而且当时我诚惶诚恐，以致没能仔细地看他，听他。对此，我要说，他“也许比我有天赋”……

斯托普涅⁸非常聪明，且在某些方面比我看得准确；但总的说来不在我之上。

是的，还有一个人，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⁹，我觉得比我强（跟他通信往来）。

但同上面列举的所有人相比，我有一个狡猾的优点（俄罗斯式的“心中有数”，含而不露），而且可能，正是因此我才没有像这些不幸的人（“不成功者”）那样毁掉。从童年起，从心惊胆战受尽折磨的童年

- 
- 1 弗罗伦斯基（1882—1943），宗教哲学家、学者、工程师，洛扎诺夫的朋友。
 - 2 拉钦斯基（1833—1902），植物学家，教育活动家。
 - 3 斯特拉霍夫（1828—1896），哲学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院士。
 - 4 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国务活动家。
 - 5 指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宗教哲学家，政论家，诗人。
 - 6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作家，俄国虚无派创始人之一。
 - 7 提格拉诺夫，生卒年月已不可考，音乐评论家。
 - 8 斯托普涅（1871—1967），哲学家。
 - 9 列昂季耶夫（1831—1891），作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

起，我就习惯了沉默不语（并不断地思考）。总是沉默……总是听……总是想……那些傻瓜的话，还有这些聪明人的话……就这样，我身上的一切开始成熟，慢慢地，悄悄地……我从不知道着急，“再躺一会儿吧”……在当时，如果是他们，这不慌不忙早把一切给毁了，或者“发育不全”，而我既没毁了，也没“发育不全”。相比施佩尔克和勒齐，我的文学活动范围有多广啊，已出了多少本书啊……但在我的一生中，无论是报刊上的热烈反响，还是人们的大声喝彩，都不曾像这三个人的友谊与尊重（我感觉得到，而来自施佩尔克的还有爱）那样，给我自豪和安慰。

但他们的文学命运如何呢？他们为什么这样默默无闻，被冷落，被遗忘？

施佩尔克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您读过格鲁别尔（好像是）吗？没有？我特别喜欢收集他的东西。未被发现的无名作家都对我有吸引力。他们是何许人？当你在他们那儿发现非凡而空前的思想时，你是那么高兴。”这些话是多么朴实、深刻和精当啊。

我还记得他关于孩子的箴言：“孩子跟我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带着成年人无法接受的现实主义力量理解一切。在我们眼里，‘椅子’是家具的一种。但孩子不懂‘家具’范畴：对他来说，‘椅子’是那么庞大，那么生动，而在我们就不然了。由此孩子从世界中获得的享受远比我们多。”

他还有一个惊人的观点：“世俗的规则是，孩子应该尊重父母，而父母应该爱护孩子。应该反过来：恰是父母应该尊重孩子——尊重他们独特的小小的世界和他们热情的随时可能受到伤害的天性；而孩子应该只爱父母——既然他们感觉到了父母的尊重，他们就必须爱父母。”

多么深刻和新颖啊。

托尔斯泰……当我跟他谈起自己和婚姻，谈论性，我发现，他对这

些概念混淆不清，就像一个小学生不能区别“u”、“i”和“ü”一样。说穿了，除了一个“要撑住”以外，他对此一窍不通。他甚至不会将一团乱麻条分缕析。没有分析，没有归纳，甚至没有想法，一个劲儿地长吁短叹。跟这个人无法互相交流，这是不正常的。

在斯特拉霍夫身上，只有“坐在他肩上的小鬼”有些意思。这一点值得说说。他的痛苦是深刻的、神秘的，他对此闭口不谈。而言论，诉诸笔墨的东西，都是平淡无奇的铅字而已。

他这人孤高自傲。这算不了什么。他身上最好的东西是忧郁——他对此却只字不提。

波别多诺斯采夫是个优秀的人；但从未以任何方式表示过他具有“卓越的、天生的、俄罗斯的智慧”。他是如此平凡，以致不曾玷污自己的教授职位。

我有对不起他之处：在他死后我没敢写他的坏话，尽管我所言客观上不乏公正之处，但我在这些文字中并不高尚。

拉钦斯基是个枯燥和认真的聪明人，没有什么新鲜和独到之处。

我完全彻底不知道的就是：“我是什么”抑或“什么也不是”。一股气流吹到我脸上，于是我觉得，我是“什么”。但“卷轴展开”（普希金），出来的却是——“什么也不是”。

（彼得堡—基辅列车上）

“你怎么老是想自己。最好想想别人。”

——我没那个情绪。

（彼得堡—基辅列车上）

是的，也许，“建筑结构”不对：但它能让我们躲避风雨，躲避污泥——又怎忍心再毁掉它呢？

（列车上，关于教堂）

什么原因使我不慕“虚名”（或影响），有时又这般苦恼（尽管有时也心安理得），苦恼自己在文学上一事无成，苦恼自己没有追随者，没有自己的“流派”？

是一种为人祈福的奇怪愿望使然。俗话说，你永远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否则不可能）。我就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的：除非拥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不可能幸福。如果没有我“地球照样转动”，我会很高兴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写的东西一如既往，但人们会不会读它，我已漠不关心了。

从这层意义上讲，渴望产生影响实际是一种高尚的情感：让自己成为所有人的朋友，让整个世界成为自己的朋友。

只有那时才不需要署名，而我是署名的。这真怪。然而，若说太平，“洛扎诺夫”得到的辱骂可要比赞扬多，而且我觉得，对我的辱骂比赞扬更凌厉，更透彻（在某些地方）。

（整理这些随笔时）